四庫全書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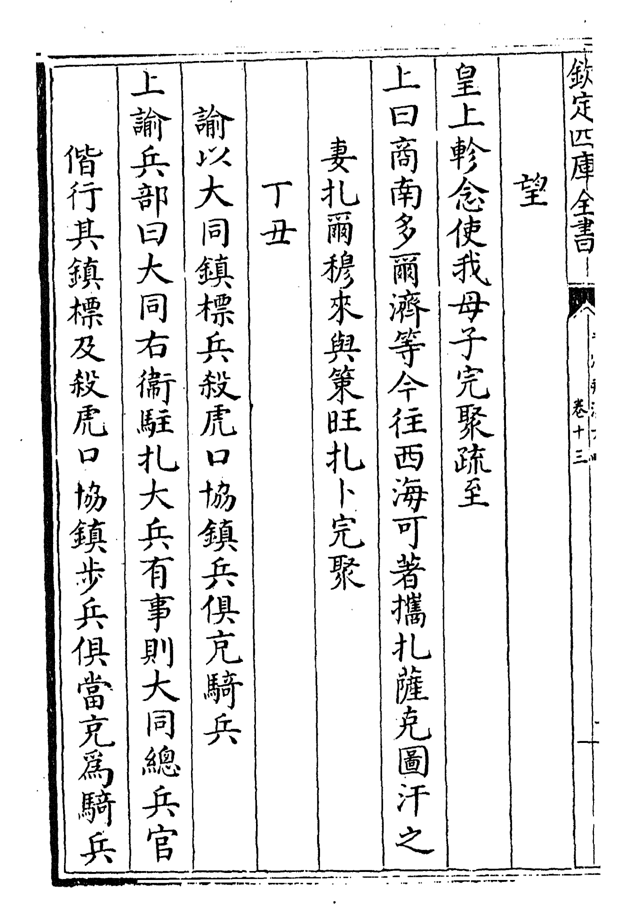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三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丙子

命遷扎薩克圖汗之妻扎爾穆與其子完聚扎薩克圖汗之妻扎爾穆疏言聞

聖上封臣妾之幼子爲親王不勝懽忭臣妾等爲西海之厄魯特所掠欲歸

皇上既無騎乘亦無飲食又不知厄魯特放遣與否伏



望

皇上軫念使我母子完聚疏至

上曰商南多爾濟等今往西海可著攜扎薩克圖汗之

妻扎爾穆來與策旺扎卜完聚

丁丑

諭以大同鎮標兵殺虎口協鎮兵俱充騎兵

上諭兵部曰大同右衛駐扎大兵有事則大同總兵官

偕行其鎮標及殺虎口協鎮步兵俱當充爲騎兵

爾部其議之議曰大同鎮標步兵一千四百四十四名殺虎口協鎮步兵八百名俱請改爲騎兵需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應動支本省朋扣銀兩令本鎮買給

上從之

辛巳

命喇嘛商南多爾濟等遷喀爾喀台吉阿海帶青班第理藩院奏喀爾喀台吉阿海帶青班第呈稱

我於寅年隨察罕巴爾諾顏來貢請
安遭喀爾喀變亂妻子並爲厄魯特羅卜藏額林辰
憨都所掠欲歸
聖上力不能達故往西海之達賴巴圖爾所遂得領達
賴喇嘛之文來歸
皇上我妻子人民百有餘口皆在西海薩楚墨爾根台
吉所查台吉阿海帶青班第乃貝子寶貝親弟
應檄喇嘛商南多爾濟員外本什使之遷來若

本人有馬即令乘用如或不足令地方官扣數
給車
上從之
壬午發
勅諭策旺喇卜灘理藩院奏員外馬廸等中途爲噶
爾丹人所害策旺喇卜灘立遣沙克海喇圖來
奏殊爲可嘉應降
勅獎之

上可其奏賜策旺喇卜灘

勑曰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果能終始効

順則寵賚頻加爾策旺喇卜灘僻處窮荒立心誠

懇貢獻方物問安之使不絶於道是以屢遣達虎

馬廸等加爾恩賜馬廸等中途被害爾即遣使奏

聞朕深嘉之今全受爾所貢物因爾使沙克海喇

圖等歸賜爾以御用彩緞十端爾所密奏諸情事

朕已悉之矣

命查歸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離散人民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前因逃遁人民失散奏請查歸得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失散之人可令所司查歸之

丁亥

封喀爾喀羅卜臧賽音台吉為輔國公時羅卜臧賽音台吉赴闕請

安

上曰羅卜臧賽音台吉舊係扎薩克可即封為輔國公

戊子

命增撥官兵駐防甘肅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馬齊等曰聞噶爾丹乏糧至哈密覓食哈密逼近邊塞如不預防則乘虛有警其時不及備矣今甘肅雖有滿洲綠旗兵其力尚薄當於京城每佐領下撥護軍二名從邊外往至寧夏赴提督孫思克處備之更撥陜西督標火器兵二千騎兵一千亦遣往孫思克處備之爾等與

議政諸臣會同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郎坦副都統阿南達議奏議曰京城應撥每佐領下護軍二名鎗手護軍四百名驍騎四百名前鋒四百名由邊外至寧夏赴提督孫思克所駐防再檄陜西總督佛倫選擇本標火器兵二千騎卒一千擇賢能官領至孫思克所預備併檄孫思克整飭本標官兵俱遵前旨不時遠探如有機會勿致失悞奏入

上曰增兵甚善應如所議軍中大臣不必多也領侍衛
內大臣郎坦既嘗踏勘地方即授爲將軍遣行副
都統阿南達曾經周行偵探亦應派出既發前鋒
則前鋒統領碩鼐亦應派出其餘大臣官員皆朕
所簡授自酌量調用不得妄請從軍是軍發現備
之兵不可遲久限三月望內起行此地備兵亦關
緊要可即撥兵以補所發之缺尋授郎坦昭武將
軍印以將軍博濟孫思克爲參贊駐防右衛護

軍統領伯四哥管轄護軍

己丑

遣使賫

勅往諭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疏至言彭素克格隆

達木奔爾囊素等賫到

恩賜不勝懽忭

上諭之意臣已明曉屢欲使喀爾喀厄魯特修好而生

靈合有災眚弗能和協濟隆庫圖克圖不克盡

力雖有小愆仍求

大君寛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倘許安插於西海可以

保無盜賊而教之遵行法度

皇上各項差員遇舊時駐牧之人忽生亂端皆難辨晰

伏祈

鑒宥蒙遣濟隆庫圖克圖於博碩克圖諭彼遵誓但

厄魯特大半附策旺喇卜灘雖諭以修好若厄

魯特不從而生亂端則西海大小土伯特力有

不支伏祈不棄

鑒而察之至打箭爐等處地方在漢人與土伯特之

間一如吳三桂時居住奉

皇上勅旨云土伯特行商者無用徒生亂耳其止之是

以土伯特照前例行漢人地方雖有不執之事

如發蒙古前往恐不當

聖心是以未經遣發尼馬唐喇嘛呼必爾漢勒令起行

其餘似乎不顧以上情事俱已口陳於彭素克

喇嘛乞仍前

頒賜温諭奏至

勅諭達賴喇嘛曰朕統御宇内撫綏萬邦好惡不偏凡出令行政務本公誠以爲懲勸爾喇嘛亦護持佛法利濟生靈所勸所懲與朕同揆是以前者濟隆庫圖克圖違旨僨事已發勅諭爾喇嘛知之今爾喇嘛疏言濟隆庫圖克圖不能盡力雖有小愆仍望大君寛宥向爲喀爾喀厄魯特之事爾喇嘛

節次遣使皆不能體爾喇嘛之意後又遣濟隆庫圖克圖亦不體爾喇嘛之意反與噶爾丹偕行殺掠喀爾喀入塞劫取牲畜所行兇悖以致厄魯特喀爾喀殘破人多死亡凡奉使行人不悖旨而成事則賞以勸之違旨而敗事則罰以懲之國家一定之大法也如或不然則善人何以為勸惡人何以為懲乎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前以困窮而來歸朕朕優恤之使居賀蘭山俾得其所乃忘朕豢

養之恩妄生猜貳四處奔竄今窮而復歸朕又宥其前愆安插之矣並無欲得其利欲用其力之心也今爾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安插西海即可以無盜賊亦可教之遵行法度爾喇嘛何不即撥人夫乘便遣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種類盡至西海安插之乎爾喇嘛疏又言皇上各項差員遇舊時駐牧之人忽生亂端皆難辨晰伏乞鑒宥又言厄魯特大半附策旺喇卜灘雖諭以修好若厄魯特不

從而生亂端則西海大小土伯特力有不支伏祈不棄鑒而察之朕遣使於爾喇嘛往來不絶途中無一件錯爾喇嘛屬下人近邊而居歷年已久亦從未嘗啟釁生事況策旺喇卜灘目下並無妄爲之事何所見而懸擬之乎苟有此等事端其時自有從公裁度之處爾喇嘛又奏打箭爐交市之事殆欲屯戍之意也今天下太平並無一事爾喇嘛與朕一道同風歷年已久何嫌何疑爾喇嘛如設

立駐防我内地必量增戍守兩家俱勞况我内地兵丁約束甚嚴非奉朕旨何敢私出邊境爾喇嘛但須嚴禁屬下不使妄行有何釁之可開戍兵之設似無用也因尼麻唐喇嘛呼必爾漢能治病故召之尼麻唐呼必爾漢何敢違爾喇嘛之語惟爾喇嘛即以朕意諭之遣之使來朕留彼數年當復遣歸也特此遣大喇嘛垂喇克格隆根敦林辰格

隆往諭

三月庚申

命給大同鎮標殺虎口協鎮兵甲冑兵部奏山西大同總兵官康調元呈稱本標左右兩營及殺虎口協鎮步兵俱改騎兵向無甲冑乞依例製盔甲頒給應如所請

上從之

庚午

命趙良棟暫管寧夏總兵官事兵部奏言寧夏鎮標

騎兵二千四百步卒一千六百防守地方所關甚要令總兵馮德昌與將軍即坦同赴甘州軍中則其標兵當酌量留守應帶何兵隨往總兵官印務應畀才能者代理令與總督將軍提督商確奏

聞

上曰甘州有孫思克兵可令馮德昌獨往其寧夏鎮兵趙良棟身係舊臣可暫行管領

四月丙戌

命賞喀爾喀台吉車陵扎卜理藩院奏言喀爾喀台吉車陵扎卜呈稱我父達什台吉本土謝圖汗六扎薩克中之一扎薩克也我向與族中弟姪六人及土謝圖汗叔父帶青諾顏之孫瓦察拉怛喇庫圖克圖之弟滾濟扎卜遇噶爾丹之亂俱往投俄羅斯今謹集衆來歸查台吉車陵扎卜等遇噶爾丹之亂往投俄羅斯今集其族類

歸附我

皇上應視喀爾喀初來之例賞以袍服布幣其姪台吉

齊克巴他爾等應視屬下台吉例賞以布幣又

車陵扎卜言我等願得與西卜退哈灘巴圖爾

同在克曾倫巴顏烏闌遊牧應如所請臣部遣

官驗明伊等所有丁數俟其到日應否編設佐

領授爲扎薩克之處再議奏

聞

上從之

五月庚戌朔以領侍衛内大臣伯費揚古爲安北將軍駐歸化城兵部奏言歸化城乃總要之地增戍之兵甚多應專設將軍一員總管歸化城都統副都統訓練官兵凡有當行事務協同右衛將軍而行其設立將軍按定例開列八旗滿洲蒙古副都統職名具奏恭候

皇上簡授奏入

上曰歸化城初設將軍總管官兵整飭訓練關係甚重

可令費揚古往尋給安北將軍印

丁巳發

勑往

諭噶爾丹先是以戕殺員外郎馬迪事降

勑詰問噶爾丹至是噶爾丹遣使賫奏陳情

上命發勑令彼使人賫回

勑曰朕躬膺

天命撫綏萬邦凡恭順之國無不加恩以示奬勸其有未

孚者亦必曲加優容以匡正其非使歸於善前者

朕遣員外郎馬廸於策旺喇卜灘爲爾屬下土克

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顔額爾克所害勅汝查奏今

爾疏言非但皇帝之使臣不宜爾也向來小國使

臣亦無殺害之事勅使因遇羅卜臧林辰憨都滾

布扎卜是以見殺其名土克齊哈什哈爾海達

顔額爾克之人雖在其内但原遣與哈密通問非

自我教之行劫也害使臣者乃羅卜藏林辰等現在塔爾納齊納爾地方伊等情由想皇上早已洞鑒之矣諸凡大小罪過總祈皇帝如天之度兼容弁包爾於朕勅未到之前護送使臣同行之格什等至嘉峪關奏其情事朕甚嘉許但爾既已立盟修好則害我使臣之土克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等當即擒拿治罪以戒後來橫行之人爾疏又言吳爾揮地方兩尚書擊我倘伊等有成原

欲置我等於不堪我等亦知非皇帝之旨其時已

籲奏矣爾前者借追喀爾喀爲名犯我邊塞掠我

人民尚書阿爾尼等因廵邊遇之彼凛遵國法率

邊上蒙古兵與戰並非内地所遣之兵然此乃爾

未誓以前事爾既誓以後不得復執此以爲言又

前者爾於烏闌布通地方首頂達賴喇嘛之佛誓

不再違聖旨又跪於威靈佛之前誓不再犯中華

皇帝屬下之喀爾喀以及衆民爾今疏言昔當濟

隆庫圖克圖内大臣吴丹色爾濟之前跪告曰請將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兩人於所奏三言中以一言為定逐出七旗歸於故土則皇帝覆育之蒙古再不為非矣今亦不敢異於從前有所誑奏爾誓書印文猶在並無此等語爾奏此言與誓書原辭自相悖謬且朕安集喀爾喀之事已檄知達賴喇嘛併勅諭爾矣達賴喇嘛甚喜奏喀爾喀如彼饑困全加愛養同佛慈悲聞之不勝懽忭誠撫恤

衆生如赤子也其疏前已示爾爾亦當詳覩之矣日者達賴喇嘛因與喀爾喀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車臣汗諸台吉俱相隔數年未遣使通問今特遣其弟子綽木巴喀巴額木齊往問朕恐行路覊遲特給驛傳送往以此觀之達賴喇嘛以喀爾喀等向爲護法主加惠之意彰彰明矣爾今遣誓仍索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等豈合達賴喇嘛之意乎况近今達賴喇嘛奏言倘

厄魯特不從復生亂端西海大小土伯特力有不支伏祈不棄鑒而察之達賴喇嘛與我一道同風多歷年所西海諸台吉不違朕旨恭順奉貢若厄魯特人等稍犯達賴喇嘛地方及西海地方朕即立加征討真實不爽也前者爾敗於烏闌布通歸時人畜多死極其窘迫沿途委棄器械而去朕巡邊大臣直躡爾後皆目擊之今聞爾地乏食窮困已極爾鄰近國土皆與爾為讐策旺喇卜灘又與

爾不睦從來諸國之人窮迫歸朕者養育皆如一體如汝窮迫來降前勅諭中已許活汝可即徙至近邊當加厚恩撫養毋疑毋畏至喀爾喀扎木巴拉臧布庫圖克圖乃此地敗壞釋教之罪人逃在爾所如果有用則留之不爾可即發回令頒緞十疋付爾使沙哈孫白克綽爾奔下賫往

六月辛丑

命給土謝圖汗人驛馬糗糧令往送達賴喇嘛使者

先是達賴喇嘛以與喀爾喀折卜尊丹巴土謝
圖汗車臣汗衆台吉俱間隔數年不及聘問遣
其弟子綽木巴喀巴額木齊問訊同使臣善巴
陵堪布至京
上遣喇嘛彭蘇克郎中關住乘驛攜使者往會喀爾喀
諸部落至是土謝圖汗疏言達賴喇嘛所遣使人
蒙
皇上撥喇嘛及部員率之偕來周行喀爾喀衆部落送

至臣所今遣使往答若非

勅書天使不能前行欲遣人護送則糧騎難得若不遣使又恐未能達臣書之意伏乞

皇上睿鑒奏至

上曰土謝圖汗之人若不給與糗糧難以到彼著給驛馬糗糧令送達賴喇嘛使人至西寧遣之前去

八月丁亥

命以殺虎口緑旗兵六百五十人爲藤牌軍將軍費

揚古疏言臣向歸化城而來見張家口所有宣府鎮標緑旗兵一千俱有藤牌殺虎口緑旗兵一千俱無藤牌歸化城與殺虎口相距二百里許倘有調遣則其兵先到軍中有藤牌爲利奏至

命所司議奏議曰張家口協標所有步兵一千已製藤牌六百五十劈刀六百五十給之矣向者殺虎口額設騎兵二百步兵八百邇來奉

命俱改騎兵應全留一千騎兵之馬以此內六百五十人爲藤牌手其藤牌六百五十面檄浙閩總督火速造解劈刀六百五十把令工部製給

上從之

九月已酉將軍郎坦奏請來春進兵郎坦疏言臣意將馬秣肥來春深入直臨和卜多索其同哈密國人戕害使臣之土克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等彼既起釁當乘機而行噶爾丹

如不迎敵遁入深林則窮追之即不獲其身而散其族屬悞其農田大兵回經哈密殺散噶爾丹供賦之回子刈其禾苗毀噶爾丹所恃以爲常產者彼自困窮矣奏至

命議政諸王貝勒大臣會議議曰前噶爾丹戰於烏闌布通退回之時誓不復擾我邊境近以

欽差頒賞員外郎馬迪被害噶爾丹不及與知乃其種類所爲已遣使請罪蒙

上寛宥

賜以勑書目下噶爾丹並無逼近邊塞之釁將軍郎坦所奏皆不必議又郎坦疏言臣請選兵親臨額濟内布郎吉爾等處隨機行事務探實音如在額濟内等處偵探不辨是否噶爾丹之人妄行擒拿互有舉動以致開釁亦未可定應檄將軍郎坦孫思克但遣材能者遠行偵探如獲噶爾丹實音具奏請

旨其現擒哈密八人令將軍給以糗糧遣歸奏入

上曰此事所關甚大郎坦等身在行間必有所見進則易於奏功亦未可定倘有可乘之便此機亦不可失茲軍行之期尚早當遣護軍統領蘇丹侍郎西爾達會同總督佛倫往與郎坦博濟孫思克等將可進不可進與當進當守之事詳議回奏今時炎熱俟立秋後減從乘驛而往可也迨後蘇丹等疏言昭武將軍郎坦等請行之意謂噶爾丹聞大

軍仍駐甘州彼必不來哈密以内之地且問所擒哈密國人則曰噶爾丹之屬裔牛羊已盡牲畜全無貧者甚多皆捕魚爲生遣人至哈密載糧三次令在烏郎塢耕種不聞動作之信夫噶爾丹等向賴畜牧爲生今以其耕種觀之乃畜產盡而始耕種也倘耕種年久食漸豐足牲畜繁滋根基完固恐不能安静爲邊境蒙古之患其乏糧情狀既與前所聞相符應將我官兵口

糧於年内運至嘉峪關邊上來春大兵出邊趨哈密城地方以收回子從嘉峪關以外不動民夫酌用緑旗兵鱗次擺站固其營壘以兵夫護送米駄陸續運致哈密於運米之際遣人於策旺喇卜灘加恩以結之探明噶爾丹果在和卜多烏郎塢耕種之地伏處不動則酌量留兵於哈密絶其與西海諸台吉達賴喇嘛往來之路其進和卜多烏郎塢時除官兵攜帶之米外須

駱駝一千負米以兵護行此駱駝即於年内在寧夏喂養將近進兵之時解付甘州預備如此長驅直入如噶爾丹不拒先奔則除其種類躪其田禾如噶爾丹探事人在哈密城聞大兵進發馳告噶爾丹噶爾丹親援哈密則仰仗

皇上威靈即當行事大兵回經哈密殺散回子除其田苗而平其城則噶爾丹補救之計絶勢難復振矣如大兵不進仍在甘州防守恐達賴喇嘛使

人往來不絕令噶爾丹叔姪歸好雖策旺喇卜
灘不願與和其下衆人皆以和爲請獨策旺喇
卜灘一人亦無可如何也至取哈密則西海之
博碩克圖濟農與噶爾丹和親之事亦可破矣
來春進兵之意益如此臣等議以爲聞噶爾丹
有已離和卜多之信且目下噶爾丹人力單薄
馬畜鮮少斷不與大兵抗拒今率兵征勦糧餉
關係重大噶爾丹遊牧爲生無一定之巢穴所

請來春直臨和卜多之奏宜罷之哈密回子向
來納賦於噶爾丹等蒙古歷有年所非自今創
始也葢此等蒙古多有納賦之番人今以納賦
於噶爾丹之故遽興兵擊散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至仁也且策旺喇卜灘聘問往來未
嘗遠悞既議罷征噶爾丹則所稱殺散哈密回
子刈其禾苗之語當不必議但將噶爾丹之事
付將軍孫思克遣緑旗材幹人員不時遠探聲

息其回子八人禁在甘州哈密者乃諸使之通衢也宜令放歸併將

皇上好生至德大書告示付此回子持往諭其頭目仍給此回子等糧騎奏入

上從之

丙辰

命移甘涼官兵駐寧夏蘭州護軍統領蘇丹等疏言

臣等看得甘州涼州在西北陲一年一種所植

之苗惟麥黍菀豆而已其外更無他穀甘州所屬雖略種稻而不甚多民居稀少間有種植難比内地大兵到甘州後糧草不足遠自臨洮鞏昌各府屬州縣協運糧草供應每一州縣或相距一千四五百里甚至二千里且山嶺路多平坦路少難以車運故不能到驢駝人負所運不過米數斗草數束而已除本身所食併牲口之料外所餘無幾雖有捐助之小麥而無菀豆稻

穀大兵不便單給小麥邊塞所在緑旗官兵支給本色皆出本地今大兵於甘州凉州多住一日則地方之糧多耗一日倘或久住則緑旗兵馬之糧草似甚艱窘乞令自京撥駐甘凉之大兵暫駐寧夏駐扎蘭州之西安兵暫駐蘭州其西安調至督標官兵發回省城西安官兵既皆在蘭州則西安將軍博濟應遣往蘭州奏至

上從之

庚午

命選到蒙古兵附駐右衛將軍伯費揚古疏言散秩大臣杜思噶爾尚書班第選來堪披甲蒙古共三千六十五人共九千四百八十五口俱到歸化城分爲三十佐領伊等錢糧未到之前以大臣等自耕米穀給之又益以歸化城之貯倉舊米俟收割後令土默特官兵撥人夫車輛往殺虎口取米如數補倉散秩大臣杜思噶爾等選

到蒙古俱堪披甲伏乞

皇上睿鑒附於內地滿兵一二年間即如旗下舊兵矣

奏至得

旨此項蒙古兵分安插歸化城令駐扎右衛量減往駐右衛滿洲護軍驍騎其官員仍照前所撥遣往

訓練此項蒙古兵則一二年內可比旗下舊兵矣

議政諸王貝勒大臣集議以聞議曰往駐右衛軍

中每佐領下應減去護軍二名驍騎一名將此

三十佐領官兵充爲八旗蒙古驍騎住劄右衛伊等既給口糧草料則兵丁應每月給餉銀一兩官員給半俸至滿官不減照前所撥遣往訓練蒙古兵將所減護軍驍騎之住房撥給安插軍器諸物俱照滿兵例撥給未還以前不必給餉銀仍依前計口給米奏入

上從之

十月辛未朔授厄魯特降人鄂欣等職銜理藩

院奏言副都統吉爾他布報稱自厄魯特噶爾丹處逃來者有阿兒達爾哈什哈鄂欣楚揚和碩齊多爾濟色稜併其弟博托及鄂欣之婦人二口童男一人馬二十一匹來告曰我等皆噶爾丹之人噶爾丹在和卜多之源其地名索和克薩里我等與之同居因不能自存來投

聖上疏奏

上命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理藩院會議以聞議以鄂

欣等宜附入
上三旗鈌丁旗分鄂欣授爲五品官多爾濟色稜博托
授六品官其房田奴僕衣食器用俱令該部頒
給其妻子馬匹在善巴王所者往取還之奏入
上許之
已卯
諭納秦和碩齊諸回子倭噶爾丹使人到日遣歸先
是噶寓歸化城者有賽必定額爾克白克及沙

和卓納秦和碩齊畱寓張家口者有莫洛等原議與沙哈孫額爾克白克一同遣歸至是理藩院奏臣衙門主事法材報稱納秦和碩齊等四十戶一百三十口莫洛等十一戶四十口召至沙哈孫額爾克白克等之前諭之遣還俱言居此年久又無糧騎願死於此地斷不去也沙哈孫額爾克白克等言伊等既無糧騎我亦不能攜歸是以令伊等仍住原地其賽必定額爾克

白克併沙和卓共二百口自歸化城遣行出四子部落邊汛濟噜克俄博地方同沙哈孫額爾克白克等歸去矣據報納秦和碩齊莫洛等皆不願去應暫留歸化城奏入得

旨納秦和碩齊等著將軍等防護俟噶爾丹使至遣

歸

十一月戊辰

命撤西安分戍蘭州兵時

駕出謁

陵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西安地方今年大豐西安分戍蘭州兵宜撤回西安設有噶爾丹之警西安亦近調之不久可到爾等進京之日與議政諸臣會議之嗣會議寧夏既有京城大兵駐防應撤駐防蘭州西安官兵令將軍博濟等率之回西安奏入

上曰所有京城兵於來年草青時亦撤回餘如議

十二月辛酉

諭給諦巴勅印達賴喇嘛疏言爲喀爾喀厄魯特事

奉到

勅旨併伊什格隆所傳口

諭聞之不勝懽忭諸凡蒙古皆奉貢

天朝之國而厄魯特不聽訓誡近害

勅使又博碩克圖汗以三事陳奏其見責於

聖明極當但臣已年邁國事大半諦巴主之巴在

睿照中即諦巴向亦仰體
聖意實心行事目前現遵
旨而行倘臣意有所未及力有所未到伏祈時頒
訓諭又達賴喇嘛令伊什格隆口奏云吾國之事皆
諦巴爲主乞
皇上給印封之以爲光寵又諦巴令口奏云乞換我王
印給之金印得
旨此事頗大著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及原任領

侍衛内大臣覺羅塔達蒙古内大臣阿爾廸杜思

噶爾散秩大臣博第集議以聞議曰達賴喇嘛自

頒給

册印受封以來恭順職貢有年今達賴喇嘛又以其

身已老國事皆諦巴主之乞封諦巴授之印信

以光寵之爲之懇請而諦巴又戴

皇上恩眷誠心乞請金印應准所請但印作何字

勅撰何文俟内閣擬定進呈

御覽又按此玉印乃明朝給闡化王之印令諦巴既已

繳還應付所司奏入

上從之

辛巳

命賜陣傷人員身價銀兩兵部奏言准都統阿靈阿

等咨送出征厄魯特陣傷廢疾人員請給身價

一半銀兩開具齊格等六十一人到部以其傷

勘對撫遠大將軍裕親王冊內俱各相符應交

戶部給之銀兩

上從之

己丑

諭賞會閱官兵先是烏闌布通之役將士未奏膚功故

車駕親臨指授每歲兩季會閱操練至是

上諭兵部曰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勇壯遇寇必克所向無敵曩於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並不仰

副朕意即行勦除致失機會大功未奏朕心嘗爲之不懌是以比年以來兩季操練官兵朕皆親臨指授近覲會閱時士卒行陳整肅隊伍精嚴進退純熟絶不喧譁凜遵紀律官員約束極其嚴明此皆官兵同心協慮各自奮勵之所致也朕心深用嘉悦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通賞一月餉銀無職掌官賞如護軍例有職掌官通賞内庫緞疋至所賞緞疋著戸部會同内務府集議以聞此番

會閲官員内有降級罰俸者俱令開復以昭朕撫
恤官兵申明賞罰之至意
庚寅
命檄諭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先是
上諭理藩院曰聞喀爾喀公西布退哈灘巴圖爾納木
扎爾陀音扎薩克台吉阿里雅阿爾薩蘭衛寨桑
等自克魯倫前徙已至俄爾渾圖喇矣其和托揮
特之根敦帶青不與衆喀爾喀同來在色稜格地

方今厄魯特未必不動而若輩不知遊行牧放恐猝遇厄魯特當遣能言材幹之人往說根敦帶青併西布退哈灘巴圖爾等俱令内移不得越克魯倫巴顔烏闌遊牧爾部議奏隨議宜遵

諭行臣衙門遣材能官二員乘驛而往自歸化城以前途中所需驛糧及護送人夫著土默特兩旗

備給

命下之日開應差官員職名伏候

上裁奏入
命尚書班第往至是班第奏曰臣原奏十五日起程
今根敦帶青使至臣請俟之偕行
上曰根敦帶青不知在何地又聞西布退哈灘巴圖爾
納木扎爾陀音扎薩克阿里雅台吉阿爾薩蘭衛
寨桑外向遊牧故特遣爾往漸收入内今既有使
來應發檄付來使攜歸爾衙門其議以聞議喀爾
喀和托輝特根敦帶青疏言未年扎爾布柰扎

薩克圖汗等使臣繼臣伯之鈌置之右翼寅年
噶爾旦西勒圖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尚書喀
爾喀兩汗諸諾顏授臣爲扎薩克卯年與濟喇
克衛徵哈什哈交戰敗之巳年與車臣諾顏交
戰敗之往禦噶爾丹雖不之值曾殺察罕台吉
以及衆兵與厄爾坤交戰擊斬之諸木齊台吉
等叛擊取其半丹津陀音之子扎郎阿伊爾扎
海台吉等叛復擊還而取之其他族類及我屬

喬併衆饑人俱已收集我部落叛入俄羅斯者亦掠取以歸緣歷年征伐是以有悞請
安查庫倫白爾齊爾之地尚書阿爾尼前此會閲曾授根敦帶青爲扎薩克今根敦帶青未來其扎薩克之處姑不議俟彼親至應授何秩安插何地另議奏聞來使達爾漢諾顔他布囊言根敦帶青在杭愛今既誠心遣使請
安進貢當移文諭之其文略曰前者衆喀爾喀窮困

來降

皇帝受之俱依品級加封編爲旗分佐領撥給地方使各得其所矣惟爾根敦帶青獨留在後

聖上聞之常念爾近厄魯特遊牧恐爲彼所侵害特將此故差大臣諭爾已皆㸃出令達爾漢諾顔他布囊至以爾疏陳奏

聖上方知爾與車臣諾顔交戰堵禦噶爾丹擊殺察罕台吉厄爾坤等征討諸木齊台吉等之事大加

獎許今爾仍在杭愛遊牧不知有厄魯特侵害可慮之事否是以檄爾或爾仍在杭愛並無可虞或即欲內遷可速備文報本衙門且爾既誠心奉貢似宜親來請

皇上起居我等職在所司特檄諭爾此文應用臣衙門印信令來使賫往又聞公西布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扎薩克台吉阿里雅阿爾薩闌衛寨桑等在土喇等地方土喇乃厄魯特行路

若無妨碍宜各於遊牧之地遠設偵探加意防
禦臣部亦傋印文諭之奏入
上允行

乾隆御覽之寶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畧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四

康熙三十三年正月庚申

命降人博濟台吉歸其兄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將軍孫思克奏蒙古頭目博濟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隨衆逃散今閘伊兄復降蒙皇帝浩蕩之恩仍安插寧夏賀蘭山率其屬下男婦一百一十餘人來降求與伊兄同居

命理藩院遣官一員送博濟等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令其完聚

三月丙寅

諭將軍博濟率師赴孫思克軍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今已暮春正草盛之時噶爾丹與策旺阿喇卜灘戰或近至邊境亦未可定可令將軍博濟選西安滿兵一千五百身親率領於文到日速赴將軍孫思克所駐防如有當行

之事同孫思克商酌而行將軍郎坦等兵仍暫駐寧夏孫思克等倘有事移文一到郎坦等即速往會議而行

四月己卯

命尚書班第等偵伺噶爾丹聲息

上諭理藩院曰今青草既出應遣人與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使者同往探聽爾衙門議之議曰若遣人探聽即令去員帶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

圖汗材幹之人與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使人同往至公西卜退所另撥才能之人訪實和托揮特根敦帶青所在地方即從彼處細覘噶爾丹情狀所遣大臣官員伏候

上裁仍將偵探原由具文移知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根敦帶青奏入得

旨著班第策旺諾爾布夸色俄齊爾杜喇爾前去班第等瀕行恭請

訓旨
命與大學士等同入
上曰伊等若往擒生口則起釁端矣姑探其動靜可也
此地亦可得彼消息惟以招撫和托揮特根敦帶
青等爲要當使伊等往彼宣旨念噶爾丹與汝逼
近常恐爲汝害汝爾當移近西卜退哈灘巴圖爾
納木扎爾陀音阿里雅等遠設哨探倘有警汝等
同心併力而行於事似有大濟此朕爲汝等慮也

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現在土喇游牧汝等不論居何地朕無所嫌況噶爾丹事平之時喀爾喀通國仍遣歸故土也班第等無兵如得消息可即歸來

辛卯

命安插厄魯特降人台吉巴拜員外郎二郎保疏言有厄魯特台吉巴拜者四厄魯特内杜爾伯特大台吉達賴之孫也與其兄之子齊克宗來歸

云我等向與噶爾丹一同遊牧喀爾喀與厄魯特交惡我兄弟散者散殺者殺盡失我屬裔我等再四求噶爾丹還我兄弟噶爾丹不予此事旣無人往說又懼其威姑隱忍而已烏闌布通之戰欲棄噶爾丹來降曾因濟隆伊拉古克三從者告之於裕親王內大臣想親王內大臣至今當復記憶也是以仰慕

皇風特來歸附奏至得

旨巴拜等習居邊外若來内地居住難以爲生著理
藩院遣官送至哈喇沁令扎什王撫養之
五月戊戌朔
命遣侍郎滿丕宣
諭噶爾丹使者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噶爾丹使人納
木喀喇克巴喇木扎木巴喇嘛等率二千餘人
稱請
安納貢臣即遣發官兵迎問實情因其人旣有二千

許過歸化城當示之以威隨令殺虎口副將黃
元調其標下綠旗官兵六百前來俟噶爾丹使
人過後發回本汛及所遣參領阿喇納班第等
回云詢據噶爾丹使人言我等實來請
皇上萬安查其人數則有男子五百餘婦女僮僕千餘
奏入
上曰令噶爾丹使人止於歸化城比來現有奸細事情
可遣官詰其來故併取其奏章來應否答勅令議

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部院滿洲大臣會
議議曰應遣理藩院官一員乘驛前往詰問來意
俟其奏章取到應答
勅與否容再議具奏至安北將軍既稱調殺虎口綠
旗官兵六百應令暫留歸化城俟噶爾丹使人
去時遣回原汛得
旨著滿丕往諭噶爾丹使人云爾等陽爲修好潛留
人爲細作各處窺探是以止爾等於歸化城問爾

來情視爾奏章再議其前此留寓歸化城有納秦和碩齊等皆横行不法著交與來使餘如議

癸卯

命發西安兵赴寧夏兵部奏言臣部前奉

上諭撥選西安滿兵一千五百令將軍博濟親率赴將軍孫思克所駐防將軍郎坦等之兵暫駐寧夏今川陜總督佛倫奏稱邊外青草雖盛而偵探蒙古竝無犯邊消息地方太平應暫停西安兵至

將軍孫思克等仍令撥賢能人員不時遠探如有噶爾丹消息一切應行之事即遵前旨檄西安將軍博濟昭武將軍郎坦各率預備之兵會商而行

上曰寧夏近賀蘭山地居要害若撤寧夏滿洲兵時將西安所備兵一千五百發至寧夏爾部識之可即檄知總督餘如議

甲寅

命發新編佐領蒙古官兵附右衛先是將軍伯費揚古疏言歸化城倉中糧米係

皇上遠慮特爲積貯新編三十佐領蒙古官兵不便久供致使坐耗酌量右衛將軍到時臣自此地撥土默特人夫送此三十佐領官兵並派土默特兩旗都統或副都統各一員率官兵護送交付右衛至是將軍希福疏言三十佐領下披甲蒙古三千人內除死亡疾病一百六十七人其缺

無人頂補應將其戶口附於本佐領內給之口糧俟幼童成丁日頂補則士卒整齊而錢糧不致空耗矣

上從之

閏五月壬申

命誅奸細賽特等理藩院奏噶爾丹所遣奸細賽特與回回國汗阿卜都里什特所遣奸細沙和卓及阿卜都喇額爾克寨桑所留奸細伊巴里木

他斯顧兒馬哈穆特庫爾班應令原審官刑部郎中蘇爾特理藩院主事常明帶往歸化城與將軍内大臣伯費揚古會同當噶爾丹使人前正法其餘在此正法得

旨賽特等不必押往歸化城著卽於此地正法

乙亥以台吉車陵扎卜爲扎薩克編其屬爲佐領喀爾喀台吉車陵扎卜之父達什本土謝圖汗六扎薩克中之扎薩克也因與滾濟思扎卜

遇噶爾丹之亂投入俄羅斯今車陵扎卜收集

其衆來歸

命所司議理藩院議台吉車陵扎卜收集其屬下六

百餘人自俄羅斯來投

皇上應授爲扎薩克一等台吉其屬下六百餘丁按例

每佐領以一百五十丁算編爲四佐領

命下之日將應授佐領驍騎校小撥什庫十家長人

名送臣衙門註册議入

上從之

丁丑發

勑諭噶爾丹令親來會閱先是遣侍郎滿丕往諭噶爾丹使人詰其來故併取奏章至是滿丕取到噶爾丹奏章其詞曰奉到來文及賜物不勝歡忭豈我前者不明來文意指故錯奏乎抑不諳語言不識文字故覆奏之語有錯乎我覆奏詞意想有不符已經陳奏外今特將從前奏詞再

一陳之先是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兩人違
命侵我以致交惡蒙
皇上洪仁先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禮後遣伊拉古
克三庫圖克圖商南多爾濟諸喇嘛大臣爲使
屢經公議逐出七旗使歸故土而索折卜尊丹
巴土謝圖汗兩人後商南多爾濟又當濟隆庫
圖克圖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前許畀以折
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兩人又其後内

大臣吳丹色爾濟當濟隆庫圖克圖前定議之時亦如前奏索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兩人乞三言內定一言將七旗發回故土已有定議我於濟隆庫圖克圖之前當內大臣吳丹之面實親聞此語何可誑奏乎此兩次來文與前定議之言迥異是以蒙

皇上洪仁節次付託之事不能遵

旨而行想所議之言未經奏明之故爾然

皇上洪仁顯微悉照中間行人喇嘛諾顏雖有隱諱亦必洞見乞仍照達賴喇嘛使人濟隆庫圖克圖定議又奉

諭若至窮困仍必加恩不勝懽忭請霈如海之仁賞銀五六萬兩給付去使因此得蘇將再近前往領大賞也至扎木巴兒臧布於此

旨未到之前言欲往西方我向來並不攔阻往西方之人此事今應作何裁度乞降

勅旨

上命特降勅書交發來使

勅曰朕承天命統御萬邦凡恭順者奬勸以示優䘏

若譎詐者亦必優容之以匡正其非使歸於善爲

主爾噶爾丹於烏闌布通之地爲我兵所擊潰敗

而走於時卽可破汝矣朕軫念汝歷年篤誠不忍

遽滅不使窮追停止各路進勦之兵遣內大臣吳

丹等出使於爾爾在威靈佛前堅誓永不敢犯印

文誓書猶在也朕謂爾不背盟許爾使照常往來待汝無異意此情已屢經勅諭不必一一悉數今閱爾奏欲依達賴喇嘛使人之前所定之議請將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畀汝按爾前奏内有索折卜尊丹巴土謝圖汗三言内以一言爲定將七旗發回故土已蒙許畀以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之語想此乃小人欲自脫其身而爲此言爾果有此旨豈有不授爾勅者乎執來歸之人以

畀其讐可乎勅諭甚明何常不解爾奏內之言即汝亦未常不解我之言然皆烏蘭布通戰前之事誓後不得復引以爲辭况爾違朕前旨及達賴喇嘛之令伐喀爾喀致喀爾喀等窮迫來降朕賜之銀米牲畜以爲養贍達賴喇嘛聞之甚喜奏言惠濟喀爾喀眞如我佛慈悲噶爾丹者大君所當責而誅之者也而俯恤衆生有如赤子復加寛宥達賴喇嘛此奏前已併勅諭發汝矣即安插喀爾喀

之事亦勅汝知之矣倘爾噶爾丹爲喀爾喀所敗
而來歸命朕亦當受而養之斷不擒以畀喀爾喀
也此即朕萬邦一體之意朕從來勅汝俱布實情
並無惡意今爾不將馬廸被害之故回奏覆旨反
將前者跪頂威靈佛誓不犯中華皇帝之喀爾喀
以及一切人民之誓付之不論徒以使臣喇嘛爲
辭又將達賴喇嘛與朕處置已畢之事屢屢翻覆
包藏禍心以圖搆釁遣回子於內地爲奸宄偵探

以此觀之則爾外奉宗喀巴之法而入回回之教
實不欲朕扶助宗喀巴并達賴喇嘛之法彰彰明
矣爾所行之事蒙古皆知之反側如是朕已秣馬
厲兵但視爾舉動耳爾又請霈如海之仁賜銀五
六萬兩原諭謂近朕之前來請則加恩賚且許之
互市爾皆不副朕旨豈有賜銀之理爾奏內又云
扎木巴兒臧布言欲往西方我向不攔阻往西方
之人夫扎木巴兒臧布者壞達賴喇嘛之教行事

悖亂爾知而故留不即發回是亦已矣至爾所遣回子奸細未識爾知而遣之抑爾種類中潛爲之也今已將爾使人所留奸細內顧兒馬哈穆特一人活之令歸報爾餘皆正國法矣此事若爾果不知爾種類潛爲之則此等壞事之人不可復留可將此人併顧兒馬哈穆特即於爾地正法雖然爾厄魯特喀爾喀之事朕與達賴喇嘛始終教誨發勅遣使不少矣爾不准誓書索喀爾喀不已且又

以不解我言語爲辭是雖發勅遣使終無了期朕反覆思維不得不會閱以定之此會也遣他人亦終無用必須爾親來與朕面議方可定也且以此情遣勅諭達賴喇嘛爾如尊朕旨可速奏定會閱之日與期約之地其遣奏時須爾丹濟喇丹津俄木布兩人内遣一人來其他微賤之人不能洞曉如爾難於會閱則當如前誓不復及喀爾喀之事速誅害馬廸之人具奏請罪則仍許爾使往來互

市如仍執迷不悟欲行詭譎則永絶爾使貿易爾
覆奏未到雖有使來亦不許入爾現來之使本當
不許市易但回子事或者爾原不知故權使市易
併與前所留納奏和碩齊同遣出境達賴喇嘛處
亦以此勅諭之矣今以諭爾勅書付爾使納木喀
喇克巴喇木扎木巴諾顔和卓賫往
七月壬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奏報追斬祁齊
克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疏言祁齊克逃遁當即

遣莽奈哈什哈追之今莽奈等回言追祁齊克及之於耨爾格山諭降不應發鳥鎗相拒莽奈哈什哈等亦發鳥鎗與戰殺祁齊克及隨逃巴雅克海桑獲祁齊克所乘青馬所佩弓刀所執鳥鎗併駱駝四頭馬一匹具疏以

聞

癸酉

諭將軍伯費揚古總統各路官兵往土喇相機進勦

上諭内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齊索諾和曰尚書班第等奏言和托揮特根敦帶青發二十人往探噶爾丹消息行十日遇厄魯特兩人殺其一擒其一以回班第等遂訊之知噶爾丹今年正月至庫克碩東杭奇喇察克屯劄覓根敦帶青若不得則必踵跡内向至土喇地方或在邊境之上劫掠喀爾喀亦未可定等語今馬已肥壯應調寧夏兵歸化城兵右衛兵從克魯倫至土喇

往覓西卜退哈灘巴圖爾探聽情形如噶爾丹近
至土喇侵害喀爾喀我軍有可乘之機令諸將軍
相度而行如我軍未到彼已先趨內地則徑襲其
後趙良棟熟練軍務即坦去攜之同往令趙良棟
選寧夏火器兵二三百隨行寧夏兵支寧夏之米
而行歸化城兵右衛兵支湖灘河朔之米而行此
機會斷不可失著內大臣議政諸臣會議議發大
兵至土喇等處探聽倘有可乘之機不得坐失

機會

聖諭至當應遵奉而行寧夏兵往克魯倫計往來之程令將軍郎坦隨宜支糧右衛兵應給三月錢糧歸化城兵應各給三月米又右衛兵前去未久今又遣行著將大同宣府所喂馬各給一匹有欲預借錢糧者許其預借不得過五月右衛大臣應留何人寧夏兵右衛兵歸化城兵既會齊後費揚古郎坦希福三人中應以何人為將

軍統領伏候

上裁再飛檄尚書班第等探實噶爾丹動靜不時奏報

得

旨右衛護軍三名著全發所留之兵酌留官員主之

諸大臣盡行歸化城都統副都統費揚古斟酌帶

往寧夏近歸化城令郎坦兵速赴湖灘河朔支米

隨費揚古希福軍後而行費揚古希福等兵及時

支米作速起行費揚古乃領侍衛大臣著授爲將

軍郎坦希福仍留將軍印協謀而行至原任尚書阿爾尼諳練蒙古事亦令前往率蒙古兵爲大軍前哨收養遺失馬匹侍郎滿丕甚有効力之心近雖在憂服中亦令往理驛務與阿爾尼協力行事餘如議

壬午

命簡大同綠旗兵五百從將軍費揚古行罷遣將軍希福兵部奏言建威將軍希福等咨稱願得大同

綠旗兵三千令總兵官率之與我等同行又鑲
藍蒙古旗分察哈爾兵近殺虎口居住其八旗
察哈爾俱接壤而居相去不遠秋高馬肥丁壯
整齊伊等前鋒護軍驍騎俱隷旗下請酌量派
發附各旗遣至臣等軍前得
旨大同兵原當從多調發但糧米如何能到令大同
總兵官康調元親選兵五百與將軍費揚古同往
右衛兵新往駐劄關繫緊要將軍希福可在彼料

理事務不必前去至京城兵亦已預備察哈爾兵

有急用之地與預備兵一同調遣不必發往

巳丑原任將軍趙良棟請以功加副將李莊等

二十三員隨征良棟疏言功加副將叅將遊擊

都司李莊等二十三員願與臣同往効力乞於

立功之後

皇上格外加恩又臣家丁八十俱如手足得力之人願

選四十人入三百兵數內帶去營弁俱繫貧乏

臣自備馬匹給之支十日口糧與臣同往伏祈
軫念照三百兵丁之例俱給錢糧馬匹
上從之
八月己亥
命將軍伯費揚古等撤兵時各路兵陸續起行而邊
外久無聲息
上諭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前聞噶爾丹
來侵根敦帶青是以調郎坦等兵右衛兵歸化城

兵令費揚古統之防備土喇乃尚書班第等至今無報似乎無事今時漸寒兵士前進殊為勞苦又聞噶爾丹有趣歸化城之意事雖未實回師防歸化城為是可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城兵郎坦兵俱回歸化城各秣馬探備大同總兵官康調元亦率其兵回大同趙良棟之來已近京城且令入覲而歸阿爾尼滿丕暫在歸化城偵探此事令喇嘛商南多爾濟郎中本什自此地馳驛前去伊等未

到之前如土喇有警將軍等仍便宜行事亦令商
南多爾濟爲之探聽
乙巳
命發大兵預備時
上巡幸塞外適總兵官王化行奏報云蒲草泉二日程
哨探遙見有兵馬行動塵埃已調兵赴蘇俞口
等邊矣兵部以
聞

上諭曰據報見有形踪不可不備令康親王顯親王裕親王簡親王恪慎郡王各率親軍包衣兵預備待傳檄即來其隨駕大臣侍衛戰箭令接班侍衛帶來八旗隨駕前鋒護軍火器護軍等各應帶戰箭五十枝令各王帶來著將軍薩卜素回本汛備兵併檄盛京寧古塔兵亦令預備倘有舉動三處會兵而行著古北口總兵官石匣副將親撥火器馬兵二百預備待傳檄即來備兵行時將八旗馬上礮

每旗各帶五門前去馱載駱駝自太僕寺支取自此地至歸化城設驛令侍衛特古思郎中關往往視安設探聽消息不時飛報已而寧夏坐塘筆帖式穆珠瑚續報前信未實

上諭內大臣公國舅佟國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前因有厄魯特之警朕原欲往歸化城今坐塘筆帖式穆珠瑚奏報以爲非實朕將東行或暫留此地以待消息爾諸臣議之議曰據穆珠瑚報稱非實未

報之前

皇上早已料及今穆珠瑚所報正合

聖旨既已無事東行爲是將此訛言檄京城諭衆

上從之

九月己巳

命撤將軍郎坦等兵大學士伊桑阿奏撤三等侍衛

特古思等新設驛站

上曰朕適思之將有是命極當撤此驛站如有裨王事

則士馬勞瘁宜也今事未實在彼亦無用歸化城兵亦當撤之其與領侍衛大臣議隨議以爲應如

聖諭撤歸化城兵併撤阿爾尼滿丕

上曰歸化城有費揚古其右衛兵亦多果有消息自京而往甚近其郎坦等兵亦著撤回

癸酉尚書班第等奏報招徠根敦帶青班第等

奏言臣等欽遵

上諭六月初九日遣筆帖式巴扎爾撥什庫丹巴同折

卜尊丹巴庫圖克圖土謝圖汗使人併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等十人往覓和托揮特根敦帶青所在巴扎爾等回言我等覓根敦帶青至色稜格之英格特布哈地方見之告以諸大臣前去之故彼遂遣其達爾漢諾顏他卜囊與我等同來伊身隨後內徙而來矣臣等卽自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所居土喇地方起行至俄爾洪圖喇之白兒齊爾根敦帶青

留其行裝於波龍汗波爾哈台地方來請

皇上萬安臣等傳

旨諭之曰噶爾丹甚近爾地慮彼來侵爾其近徙至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阿里雅處遠設哨探倘有舉動爾等同心協力而行於事似有大濟此朕爲爾等慮也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現在土喇遊牧爾等不論居何地朕不汝責况噶爾丹事平之後喀爾喀通國仍令還故土乎根敦滯青

覆奏曰我等為厄魯特兵間阻有悮請
安及後每欲赴
闕但屬下之人俱各離散所收各處流人盡皆貧困
無人管轄必致散亡故將遅悮之情遣人兩次
自陳至第三次遣寨桑達爾漢諾顏他布囊始
得上達叨蒙
皇恩錫之訓諭今
聖上又格外加恩以無用之人比之人數為我等深謀

遠慮特遣四大臣宣諭

恩綸不勝懽忭願遷我家產即與諸大臣同覲

聖明請

安謝

恩但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等俱有

牲畜隨水草遊牧我屬下人賴採捕野獸為生

惟伊魯諸處頗有野獸可以採捕請安插伊魯

等處臣等允其所請將此七百餘戶連四台吉

及千餘弓箭手共三千餘口遷至伊魯諸處安插將根敦帶青歸併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納木扎爾陀音扎薩克台吉阿里雅車陵扎卜等令伊等協力防禦遠設哨探倘有舉動協力而行隨傳令曰俄羅斯國乃納

貢往來和好之國也爾等不得相犯即爾等內有盜賊之事亦當禁之隨率根敦帶青起行宿於克魯倫之內摩海圖地方適遇王事布顏圖賞部文

至令速檄尚書班第探實噶爾丹消息不時奏
報臣等令公西卜退哈灘巴圖爾等人員隨力
趲進偵探聲息臣等四人内公議令二等侍衛
俄齊爾杜喇兒與根敦帶青偕往謹以奏聞尋
根敦帶青到
京請
安
上加恩賜授為扎薩克多羅貝勒

甲戌將軍博濟奏請增兵博濟等疏言臣等至寧夏視寧夏與賀蘭山相近而邊口甚多地方甚要臣等携來滿洲蒙古漢軍一千五百兵倘有馳驅稍似不整西安現有滿洲蒙古漢軍五千五百名内請調五百兵至寧夏共為二千或行或守似可無缺其餘五千兵亦足以守西安諸處矣

上不許

乙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上書自理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奏曰前者俄齊爾圖汗臨民之時曾在

上前請安進貢往來自噶爾丹起兵執俄齊爾圖汗殲其人民臣力未能支不得已率族衆來居西海數年伏思歸從

聖主大化永得安樂自至賀蘭山以來蒙

皇上恩賚十年之間不可勝計既富且安矣丑年臣來

請
聖安進貢蒙
皇上仁恩以前俄齊爾圖汗進貢往來諸凡密
旨使尚書阿爾尼傳諭臣遵奉
皇上綸音銘刻於中至今不忘卽如後臣而來之人饑
腹皆飽憂思已息與四十九部同編旗分佐領
乃
皇上以佛菩薩之仁又欲使臣安樂給之以地而臣竟

不能到者蓋因畏大兵之威臣部下紛紜散走不能禁戢故爾臣雖奔遁然不敢仰負

聖上頂戴前

旨而行兩次遣使俱不得達中途遇害臣在明安雅馬圖地方想望

聖旨忽見將軍馬喇孫提督侍衛阿南達差撥什庫博爾和對來臣喜得重生即見諸大臣陳奏諸情自俄齊爾圖汗以來所蒙仁恩不可悉數臣族

類困窘已極不能赴
聖上指授地方奏請賀蘭山而居蒙
恩許住此誠非常
異數也且又收臣弟博濟離散之妻子人民給之使
博濟得以完聚竊念今生何以報答臣願往指
授之地編爲叅領佐領率臣子弟人民捐軀効
死向者失信
聖主每一念及常恨欲死伏乞

皇上鑒而憐之得
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奏極是甚爲可憫但達賴喇嘛奏請安插於彼屬下西海地方姑允其說現今達賴喇嘛有使人至俟使至日彼又云何斯時當另有旨也疏已留中矣

十月已酉

賜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根敦帶青扎薩克輔國公賽音羅卜臧印理藩院奏今以喀爾喀根敦帶

青爲扎薩克封爲多羅貝勒賚音羅卜藏台吉爲扎薩克封爲輔國公伊等乃扎薩克親王策旺扎卜所屬根敦帶青應給管喀爾喀西路中營左翼下軍印賚音羅卜藏應給管西路中營右翼下軍印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癸未將軍孫思克請給馱礮騾駝草料思克疏言軍中對陣破鋭無過子母礮是以臣

首捐俸銀助造子母礮五十門又勸諭臣標下
衆官助造三十門臣標下共造子母礮礮子火
藥等物甚重非能任重之牲畜不能隨軍速到
是以又勸諭臣標下營弁與臣同助買駱駝百
頭以備馱用如有駱駝倒斃者仍捐助補足但
喂養駱駝草料無項可撥伏乞於臣等所買駱
駝每年給六個月草料春冬則喂養廐中夏秋
則牧放郊原以爲定例庶可久遠

上從之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丙寅黑龍江將軍薩卜素

請會軍索岳爾濟山先是

上廵行口外

諭薩卜素曰近有厄魯特蠢動聲息爾可已整兵預

備設有事進剿盛京烏喇及爾處兵可會於形勝

地相機前進科爾沁兵亦令隨行至是薩卜素奏

言臣前導
上諭會遍歷陰山前後惟索岳爾濟山高大頗得形勢
臣擬派官兵自
盛京烏喇墨爾根三處至索岳爾濟山一一按地
丈量分記緩急行程無水之處掘井以待更請
部院官各一員分路丈量嗣後若索岳爾濟山
之東北枯倫貝爾等處有警則與臣駐軍之地
相近即先進兵烏喇

盛京兵繼之若索岳爾濟山之西烏爾惠等處有

警則與

盛京相近即先進兵烏喇及臣處兵繼之總期會

於索岳爾濟山以進奏至

上從之尋

遣兵部員外郎常岱理藩院員外郎特古忒鐵圖往

同丈量鐵圖自

盛京丈至索岳爾濟山共計一千四百五里遣急

程二十五站緩程三十九站常岱自墨爾根丈

至索岳爾濟山共計一千一百七十七里置急

程二十站緩程三十一站特古忒自吉林烏喇

丈至索岳爾濟山共計一千六百五十里置急

程二十九站緩程四十八站

丙戌

命都統諾穆圖從征先是總統預備之漢軍火器營

已派都統郎化麟至是都統諾穆圖以情願從

軍効力請

上命郎化麟停其預備出征著派諾穆圖前往

二月丁酉

命八旗兵增置馬匹

上諭議政諸大臣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等曰朕

觀京城八旗兵卒俱已熟練器械亦稱整齊倘有

舉動惟馬匹少缺故前命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

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喂養但軍行以馬爲重

今可令衆兵一概置馬一匹春冬則全給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青留一半拴喂至九月驅回照常拴喂此所置馬匹令兵丁各自小心飼養其前鋒之馬交前鋒統領叅領侍衛及前鋒校其上三旗親隨護軍之馬交領侍衛内大臣及親隨護軍校其下五旗親隨護軍之馬交長史司儀長及親隨護軍校其護軍之馬交護軍統領護軍叅領及護軍校其滿洲鳥鎗護軍之馬交管鎗礟大

臣護軍叅領及護軍校其鎗礮撥什庫驍騎之馬交管鎗礮大臣叅領散騎尉及驍騎校其漢軍火器營撥什庫驍騎之馬交管火器營大臣協領叅領操練尉及操練校其驍騎之馬交都統副都統叅領佐領驍騎校及撥什庫其傳宣之馬則交傳宣總管及傳宣校等嚴行稽察設有怠玩從事以致馬匹羸瘦遲悞公用者則將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叅領協領以下撥什庫以上以及馬主俱照

軍法治罪俟噶爾丹事畢之日仍照常養馬一半

可通行曉諭

臣謹按行師之道有陸戰有水戰水用舟師陸則騎卒理所必然若出邊行討騎兵尤要敵在險遠千里趨利者騎兵之力也兩軍相當衝堅陷陣者騎兵之威也敵人潰敗追奔逐北者騎兵之捷也是馬爲軍中急需不可不預爲之備矣我

皇上神謨廟算動出機先念禁旅畜馬有數恐大舉取
用未敷故發帑金以資購買分八旗以增維
縶給月餉以充飼秣又慮厮養之怠玩責令
該管官員不時嚴察後三路進勦人皆策肥
深入絶域大創敵寇皆
睿慮深遠洞晰軍機預使廣備馬匹之所致也詩曰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功其
斯之謂與

乙卯

勑諭噶爾丹時噶爾丹遣使人他西蘭和卓請

安入貢以疏至其略曰

洪仁皇帝勑諭賜物奉到之時不勝懽忭文内深意雖

不盡曉奉有是則加恩非亦曲宥之

旨始敢以後先情事歷爲上陳使臣馬廸被害之事

不獲詳知難於答奏扎木巴爾𢧐布庫圖克圖

於

勑旨未到前早已遁去所云約地會盟之事未便擅

定倈

命下再行奏聞欲遣丹津俄木布丹濟喇往覲所需

貲力多則倉卒難辦少則爲路甚遥是以陳情

上奏回子所行之事實不知情伏念

洪仁皇帝恩養四十九旗蒙古及四厄魯特不啻赤子

是以咸享安樂奈折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

人背

洪仁皇帝之旨藐宗喀巴之位與達賴喇嘛之教以致
諸蒙古盡皆敗壞若得如前措置請將喀爾喀
七旗發回故土折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
仍照前三言内定一言之奏雖自戊辰以後烏
蘭布通未戰以前歴有
明諭總祈
洪仁皇帝曲加恩宥一如當濟隆庫圖克圖之前與内
大臣等定議之言加惠是望奏上更賜

勑諭

勑曰去歳諭爾勑內諸凡開示甚晰朕俯念中外咸在懷抱爾厄魯特與喀爾喀讐殺相尋日無寧息心實傷之且思爾等皆職貢之國朕一概秉公舉無偏庇後喀爾喀窮迫來歸朕廼收撫以全其生命此亦朕矜恤羣生之至意也爾噶爾丹不遵朕言亦自失其生理而已於我四十九旗蒙古何敗壞之有今爾縱戕害使臣馬迪之人不正法請罪

乃悖棄誓言翻索喀爾喀定議已結之案且藉口已歿之吳丹及敗壞達賴喇嘛道法之濟隆庫圖克圖奉朕前諭僞爲不知巧飾誑奏是爾違朕之旨迷惑回子之教壞宗喀巴與達賴喇嘛之法明甚朕是以遣回爾使不令進邊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爾永勿上疏遣使貿易故諭此

勅卽交噶爾丹來使賫往

四月庚子

命檄諭達賴喇嘛及諦巴時達賴喇嘛遣使朱爾摩

隆堪布諦巴遣使得木伯兒囊蘇賫奏曰自

聖上為護法之主使道法歸一以來我等悉為遵行遂

蒙

睿鑒錫以

金册印

勅不勝歡忭凡所陳詞皆在使口朱爾摩隆堪布等

述達賴喇嘛諦巴奏請之語曰請勿革噶爾丹

策旺喇卜灘汗號仍使存留且加
勅印恩賜則於道法似爲善舉近遵
皇帝諭和之旨特遣賴楞堪布達爾漢溫布前赴噶爾
丹策旺喇卜灘所矣其西海等處向未嘗違
聖上之旨卽其一帶厄魯特亦皆不敢獲罪於
皇帝請將彼地方所置戍兵降
旨撤回庶衆生安寧大爲有益據此奏
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控治外藩不宜姑息亦不可不俯順其意諦巳者乃外藩人也何敢奏請撤我朝戍兵此特爲噶爾丹計耳兹正宜直發其隱明言爾欲我罷戍非偉噶爾丹得蘇使乘間來擾乎我之守戍乃以噶爾丹闌入吾土之故向者噶爾丹敗於我軍已將就擒因爾之濟隆庫圖克圖來言噶爾丹乞降始得亾命今噶爾丹口中仍言索喀爾喀未已則我朝旣不當罷戍亦且當備師如

噶爾丹來即行勦滅倘悔過乞降亦無有不撫之之理爾等可會同理藩院侍郎滿丕備檄曉諭達賴喇嘛及諦巴知之議曰

皇上統馭宇内仁覆萬邦凡有外國之人誠心歸順者必加恩養畀以生全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窮迫來歸即存其汗號使各得其所而撫綏之亦噶爾丹之所灼見者也設噶爾丹亦籲請歸誠無不與喀爾喀一體眷顧之理至策旺喇卜灘

敬愼職貢歷有年所今彼並未嘗陳奏乞仍存其汗號則達賴喇嘛諦巴之奏可無庸議應俟噶爾丹策旺喇卜灘奏請之日再議至曩者噶爾丹借追襲喀爾喀爲名率兵闌入我邊刼掠烏朱穆秦之地濟隆庫圖克圖身在軍中知而不阻竟自深入始出師問故噶爾丹復拒戰於烏闌布通及其大敗正當立行勦滅而濟隆庫圖克圖與噶爾丹比誘稱講和往返數次依違

諭詭之間噶爾丹晝夜奔竄始得出邊其時諸
王大臣奏言當乘噶爾丹大敗窘迫之際悉發
各處所備之兵一路窮追勦殺一路至土喇鄂
爾渾等處邀噶爾丹之歸途而盡殄之
皇上不忍盡誅念及噶爾丹素修職貢諭止各路追兵
噶爾丹胆落於我兵之追惶迫已極乃以誓書
來請罪乞命
皇上復棄其舊惡念切好生遂

命諸將撤軍噶爾丹當悔過改行感
皇上不追不殺之恩恭順而行今反背棄誓言壞宗喀
巴之法入回子之教恃其巢穴寫遠仍怙惡不
悛侵擾喀爾喀是以令各處秣馬沿邊備兵此
特為噶爾丹稍有蠢動立調勦除之戍卒並非
為防西海台吉等而設者也噶爾丹乃奸宄莫
測之人目今力薄難支故爾遠伏倘彼勢少張
又復生事悖亂彰彰明甚其達賴喇嘛諦巴奏

請撤回西海等處戍兵之事亦無庸議應將此
曉諭達賴喇嘛及諦巴知之奏入
上從之隨將此情節備文交來使朱爾摩隆堪布得木
伯兒囊蘇賫往
癸卯喀爾喀台吉車陳吳爾占以噶爾丹情形
來報車陳吳爾占報稱我舊屬特古斯者前被
厄魯特擄去今自厄魯特處逃出投我而告曰
去年噶爾丹居於孔圭濟達渾耕於烏闌昆收

歉者各半其屬下箭手約千餘人稍有駝馬絶無牛羊目今掘土中所産物以食杜噶爾阿喇卜灘居於察罕色渾耕於扎巴罕哈薩克圖亦收成一半其生計較噶爾丹稍勝策旺喇卜灘尚不與噶爾丹通使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仍在噶爾丹處並無舉動聲息去歲八月間聞京師發兵往赴根敦帶青彼以爲率根敦帶青來討故集兵爲備置哨偵探迨後杳無聲信始撤

回哨卒理藩院隨據奏

聞

甲辰

遣使賚

勅往諭班禪庫圖克圖時

上以班禪庫圖克圖爲高行僧欲識其面

特遣內齊陀音庫圖克圖監察御史鍾申保等賚

勅往召之

敕曰庫圖克圖爾克闡揚佛教普濟羣生朕與爾心

同一體曩者

皇考召達賴喇嘛來中國以後佛教大興道法歸一朕與

庫圖克圖雖每歲遣使不絕在朕之意必欲與庫

圖克圖一見是以遣使前往

己未

命達賴喇嘛及諸扎薩克之往來使人各給符驗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聞外藩扎薩克人等或有私

隨我朝遣赴達賴喇嘛處之使臣而去者或有同達賴喇嘛使人前來不返故土竟自存留於歸化城各扎薩克處者噶爾丹乃狡詐之人其各處安置奸細偵探聲息之事顯然敗露猶自不服巧飾上奏或令其屬下喇嘛潛隨達賴喇嘛之使人前來偵探反間敗好作亂亦未可定宜嚴行禁止爾等可會同理藩院大臣集議議曰嗣後達賴喇嘛等所遣之人俱令其給與印文符驗有符驗者

始准各扎薩克等容留其各扎薩克有遣赴達賴喇嘛之人亦令其報部登記給以印文符驗方許其照常發往如此則噶爾丹之人不得詭稱達賴喇嘛之使矣應將此傳諭達賴喇嘛及歸化城各扎薩克等知之奏入

上從之

六月甲午

命喀爾喀貝勒根敦帶青偵報噶爾丹聲息時根敦

帶青遣人偵得噶爾丹行裝已至扎布堪河阿

喇卜灘行裝已至敖拉海報至

上諭理藩院曰據報噶爾丹已至扎布堪河爾院可即

檄知根敦帶青令遠行偵探不時飛報其喀爾喀

諸扎薩克汛哨之處著各遣其都統副都統嚴加

稽察設有聲息一以報部一以報歸化城將軍費

揚古處今所報雖無實據亦應行文與歸化城黑

龍江兩將軍知之再檄知喀爾喀諸扎薩克凡根

敦帶青經行之地事遇緊要即以馬匹支應毋悞

命副都統阿南達赴甘州會將軍提督等相機邀擊

噶爾丹

上諭內大臣蘇爾達等曰聞噶爾丹將從嘉峪關外過

哈密之南濟昆都倫及額濟內河往投達賴喇嘛

應遣幹員赴彼偵探若果噶爾丹於此取道此機

斷不可失應即行勦滅著副都統阿南達作速前

往會同將軍博濟孫思克提督李林隆等公議確

揀擇便以行李林隆可選標兵一二百名速往甘州商酌行事兵部即檄將軍提督等知之

庚戌

命副都統扎喇克圖等預備出征兵部奏言所派預備出征之副都統厄爾達已授爲右衛護軍統領右翼火器營副都統科爾對已調補右衛左翼礮營副都統馮國相已調補右衛右翼礮營副都統王毓秀病故伊等員缺恭請

欽簡得
旨以正紅旗副都統扎喇克圖鑲藍旗副都統宗室
巴賽正藍旗副都統喻維邦正黃旗副都統張所
知派出預備從軍
七月庚午
諭侍郎滿丕乘驛赴將軍費揚古軍前
上諭滿丕曰爾可乘驛速赴將軍費揚古處率滿洲官
兵駐劄歸化城北形勝之地倘有警同費揚古相

機行事

壬午

申諭噶爾丹仍來會閱時噶爾丹遣使梅寨桑布拉特和卓等賫奏前來疏曰使臣馬迪之故前經屢次奏覆總之不善措詞致獲罪愆無復更新另奏之處至於會盟非不願也竊以爲難自此地定奪奏聞

洪仁皇帝若遣丹濟喇丹津俄木布往覲固所願也但

朝夕不給是以無策至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

土謝圖汗七旗喀爾喀之事前經奏請令乞准

行吳丹身雖已故然其存日曾與濟隆庫圖克

圖當面議定乞如議行行商囘子使人向來常

往請安我是以使之前往貿易又達賴喇嘛之

事漸次興隆使四十九旗蒙古四厄魯特各在

其地同享安樂乞照前行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曰據噶爾丹使人梅寨桑等之

言噶爾丹今歲未嘗耕種馬匹烙印收集獵戶統之以遊牧於塔米兒之地意欲掠取根敦帶青順克魯倫下流經車陳汗科爾沁之西以試之此言雖不足深信而亦不可竟以爲虛刻下卽發大兵恐噶爾丹聞風逃遁則我兵徒勞若竟不爲備而噶爾丹逼近内地則我兵一時不能猝至亦未可定應檄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加意哨探以備至歸化城將軍費揚古軍前已有

侍郎滿丕恭奉

訓旨前往應著費揚古同滿丕相機行事目下遣尚書班第探聽聲息俟班第到後令根敦帶青等入内遊牧卽著根敦帶青等使其屬人遠設汛哨偵信奏報噶爾丹使人梅寨桑有留住此地之請但梅寨桑留住此地恐其竊聽妄行應仍遣歸侍郎滿丕曾以梅寨桑等歸去如不給餱糧必至窘乏具奏䝉

俞旨准其給與今應遵
旨加
恩給與餱糧前屢頒
勅文曉諭噶爾丹已極明晰今伊仍故作不知朦混
陳奏應不必降
勅將原疏發回奏上得
旨著仍撰勅交來使賫回餘如所議其
勅曰今春諭爾勅書實爲明顯茲覽爾奏仍以不曉

文義巧爲餙說是爾故違朕旨也且爾歷來陳奏皆云行達賴喇嘛之教今春遣爾使歸後達賴喇嘛及諦巴有疏以寛爾罪仍留汗號致請且云遵
皇帝諭和之旨特遣賴楞堪卜達爾漢溫卜前赴爾處等語今爾來使梅寨桑等言爾遊牧於塔米兒之地東向以行爾之所爲必欲異於達賴喇嘛諦巴之言者是爲遵其教乎是爲不遵乎以此觀之爾口雖云不悖達賴喇嘛之教而竟不遵行明

矣今爾既東向近來應仍會閱庶於事有定不然縱復遣官布告終屬無成其奏請會閱可令丹濟喇丹津俄木布二人賫來倘執故見不遵朕言嗣後爾永勿上疏通使故諭

乙酉

命京城盛京等兵速備調遣時將軍伯費揚古報稱

臣向遣土默特參領塞冷特爾至塔米兒等處哨探七月二十日薄暮塞冷特爾歸告曰職等

行三十一日至塔米兒以内四十里所有濟拉馬臺山之南遇厄魯特二十許人一見職等卽止步發鎗矢職等亦以鎗矢相持後厄魯特縮回職等共有九人力薄勢寡亦徐徐而退星夜回歸據此具奏

上諭内大臣蘇爾達等曰據將軍伯費揚古報稱所差哨探塞冷特爾至塔米兒以内所有濟拉馬臺山遇厄魯特二十許人互發鎗矢而回正與梅察桑

所稱噶爾丹來至塔米兒地方之語相符此不可以不備兵矣著派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以備倉卒黑龍江兵著將軍薩卜素酌撥預備前曾諭薩卜素先來今應差人迎往諭止其來使歸去預備盛京人員乏糧倘有兵興之事著以盛京倉糧計日支給京城派出之兵亦著預備整齊如噶爾丹不向前來只在土喇左近竄伏或發大兵今冬進勦或肥秣馬匹來春往征爾等公同詳議以

聞僉議備兵甚要

諭旨已極周詳當欽遵而行今我兵不必趨赴土喇

但俟噶爾丹逼近前來則合衆往征一舉殄滅

倘噶爾丹竟逡廵不進只竊踞土喇應俟得有

實信當作何行事再奏請

旨奏入

上從之

命遣官分賙外藩馬匹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馬匹所繫甚重應於四十九旗分行購買歸化城著買一千匹六鄂爾多斯十科爾沁著各買二千匹其餘各旗馬數作何分購爾等酌量議定委官前往會同各王台吉等遵諭以行議曰四十九旗蒙古出馬多寡不等所買之數不能畫一應酌量限定分為十路以便遣行科爾沁鄂爾多斯所買馬數既多部復遼處應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五旗為一路科爾

沁達爾漢親王班第五旗為一路鄂爾多斯六旗分為二路歸化城自為一路凡五路每路委部院官二員或蒙古護軍叅領或驍騎叅領或侍衛派一員同往再將兩喀喇沁及土默特貝勒厄爾德穆圖旗下為一路買馬六百匹土默特貝子喇思查普旗下及敖漢奈曼為一路買馬五百四十匹兩翁牛特阿祿科爾沁兩扎魯特為一路買馬四百六十匹兩阿霸垓兩阿霸

哈納爾爲一路買馬五百匹兩蘇尼特四子部落及喀爾喀之達爾漢親王諾内爲一路買馬三百一十匹凡五路每路委部院官一員或蒙古護軍參領或驍騎參領或侍衛派一員同往其餘旗分馬匹稀少可無容購遣去十路官員約計馬值於戶部支領往會同該王貝勒貝子公協理旗務台吉他布囊等不分佐領但於有馬處購之所購馬匹即令各旗酌派官兵會同

差往之員護送前來議入

上命喀爾喀車陳汗所屬旗分亦著遣官前去購馬二千匹餘如所議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